

<<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蓝>>

13位ISBN编号：9787807064817

10位ISBN编号：7807064811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者：陈蔚文

页数：2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四季很好，你若在场从窗子下望，院中桃花开了一树，还未全开，所以也是最好看时。绿叶和花骨朵淘气地在枝条上到处打滚，年画般的红配绿，仿佛听得见咯吱笑声。再一会，它们脱了稚气，薄施水粉，直至“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开得最盛时必来一阵雨，任何一种花的退场总有雨引领，绅士的雨把桃花一直送返大地。春天，蓝印花布的江南，梅雨，火车窗子，窗外肥头大耳的庄稼，绿蒜薹……不过春天也不总是叫人高兴，有清明，谷雨，万物俱兴中会穿插些梅雨情绪。但春天终归好，花映前川，四季中刚开席的绮筵，酒在杯中，为春风吹皱。有年她去扫墓，公路边下车，要走一段不短的路才到村庄。小路窄，太阳明晃晃的，南方四月有时就相当热了，穿一件衣衫还出汗。枝条老来绊脚，要么撩人脸颊，夹道的映山红东一丛西一树开得烂漫，她真想把它们一古脑搂进怀。

扫墓间隙，村庄里的亲戚采野葱，越是坟堆边越生得密，野葱性热，味道比普通的葱要泼辣(难道是毗邻死亡的缘故?)。

她惊讶，长在坟堆近旁的东西吃来不会……有碍吗？有的野葱挨着碑石，那不是把一个人的生平吃下肚了吗，就算它们性热，有些寒意还是发散不掉吧？

田埂地头间的碑石明明在大日头下，她却觉得它们始终在一片阴影里。不过，春天和暖的风化解了些，她在天地间晃来荡去，看村庄里的人采茁壮的葱，小孩子捡放剩的鞭炮。

回去，公路边等了许久的长途车，灰尘一路追着车轮。在路边小卖店等，一条公路看不见头，下午三点多的光景，骄阳下，她突然迷惑自己怎么坐在这里，要去哪，为什么是此时而非彼时，到底有没有车来载她？车子终于来，稀里糊涂上车，左手拎一卷亲戚让她带回的晒蔫的野葱，右手抱一捧映山红。引擎盖旁的座椅，发动机滚热的气流把人都快烘熟了！那是25，还是26岁春日里的一天？春属木，夏属火，夏的脾气大，不下雨则已，一下就倾盆。逢大雨，家里总是正好吃黄蛤，一种小小的贝类，鲜美，晚餐桌上东一撮、西一堆的壳，这种巧合也不知什么道理。天是黄的，沙漠色，像有千军万马正奔驰而来，蹄子卷起隆隆沙尘。隐约的闷雷，暴雨大作前的声势，这样的天气让人不安，雷声像要把内心深处的恐慌撼动。阳台花木在大风里东摇西晃，那盆最大的灰绿瓷缸种的山茶被绳子牢牢缚着，生怕它受不住大风蛊惑，一跟头跳下。大雨总算下来，横扫，涤荡，豁出去了！真如一个人终于吐出一口郁积多年的气，搬掉心上困厄已久的石，痛快！多年前，每逢夏日这样的天气，年少的她在阳台胡思乱想：这样震动的天气是藏着一些暗示的，她想，暗示什么呢？是不是暗示日子将会斗转星移，暗示那些铅灰终有一天将由草绿覆盖？上天是允诺了她一个，还是允诺了千万个？要是遗漏了她，该如何是好？她有时觉得思绪庞杂如负赘；有时又空落无比，正如荣権说的，“难以忍受的静止点”，空到任何经不起推敲的影影绰绰不用叩门都可径直闯入，它们如幽灵盘桓一圈又走了，撇下她，从残存气息推断命运。雷雨停后，知了叫起来，美声组的知了，叫得那么亢亮，表明对晚饭的满意。她立在阳台听，不嫌聒噪，树上雨水都快被它们震下来了。

院里忽有更大动静，一楼夫妻吵架，地势便利，女的一吵就冲到院当中，寻全院人做她后盾。男的久经沙场，毫不犯怵，一条嗓子同她单挑，手上还修着冰箱，他提早办病退后，倒腾二手家电，屋里满坑满谷都是收来的旧家电。

几年后，两人离掉，这是男人一生中离的第四次婚，他有大大小小的孩子若干，没有一个同他亲近。去年，六十好几的他卖了房，到郊外农场给人看管园子去了。

夏天夜晚，八九点还有天光。

这时，到荷塘走走是很好的，但城中没有映得出月色的荷塘。

荷是她爱的，夏之所以成为夏，部分意义在于有荷。

“……开着谢着/都有梦的反光/这世上因为有荷/多少令人惊喜”，如果这算诗的话，这是她早年写给荷的一首粗糙情诗。

阳台上两盆荷开了，寻不到荷塘，只有把它们请回。

是花都美，但似荷这样，美到有禅意的少。

不是老僧般枯寂的禅，是有风华的禅。

“好的画，逼近神而和神结合。

它是神的完美抄本，神的画笔的阴影，神的音乐，神的旋律”，米开朗琪罗说，好的季节也是这样，如秋天。

植物宁和，云朵宁和，远山宁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向西天取经的何止玄奘四徒？

谁都在个人路上向天竺跋涉，证果，得道。

自涩而熟，但又不致熟向萧瑟，天凉得刚好时，就是秋了，良乡栗子满街的2006年秋，她习惯在一家柜前买，收钱是名短发女子，圆脸，端正白净。

几麻袋栗子堆在屋子后半截，男人大力翻炒，边炒边从中拨拉出劣的。

有客等得急，催他别挑，赶紧着炒。

他不理，埋头一粒粒拨拉，客人急得跳脚，复催，他冷张黑脸，“你不买就算，我就这么卖！

”吵架的口气，短发女子竟也不劝，笑微微地，既不怕他上火得罪客，也不怕客走掉。

而客竟也等下去，有点讪讪的。

柜内的她略丰满的身量，像一枚饱满的良乡栗子。

她老笑微微的，可能和身后炒栗子的黑脸男人在一起安心。

栗子季一过，他们不知要上哪去，来年秋也不知还会不会来。

过天桥，远远的，一轮月，米黄，光晕温存。

下天桥，过十字路口，前面有人竟牵着匹马，矫健温良的马，默默跟着主人靠路边走，倘在乡间石子路，万籁俱静，会听到达达马蹄声。

一轮月，一匹马。

就是秋了。

秋天的天很高，不过也就到鸟的翅膀。

元宵，鞭炮时而密集，时而零星。

阴雨，她在厨房和父亲闲话，他说，老家过元宵特别热闹！

哪像如今冷清。

那时舞龙的，舞狮的，光龙就有板凳龙、竹叶龙……狮子坐在轿内，轿子分外漂亮，锣鼓震天，人声鼎沸，舞着舞着，狮子从轿中腾地一跃而出抢彩球，那真叫好看！

父亲说他小时就是因为跟狮子有回跟迷了路，一直走到近郊。

天黑透了，那时近郊荒僻，既无农家土鸡店，也无国道鱼，好在一对开小杂货店的穷夫妻心肠好，把父亲沿小巷送回，男人还是让父亲骑“琅琅”（音，指骑在脖子上）回的，走了不短的路。

次日祖父拎了条鱼和几包糕点上门表谢。

父亲说，他们如今肯定不在了，故世多年也无人知晓。

父亲有些感伤，家乡和童年，这两处是许多人想回却再回不了的地方。

她不知该说什么，有些感伤是不能劝慰的。

院内放焰火，高楼间，焰火凌空绽开，一大朵一大朵，很美的颜色，她看着——并没生发特别感慨

，像认同天地间的一切，认同这阴霾的天。

和家人的晚餐，与父亲的闲聊，还有冲天焰火，认同今年的元宵和往年不同，和任何一年都不同，虽在老去，但很好。

如那首歌，《春夏秋冬》，“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冬天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

该在场的都在场，这刻，同在这世间。

远处，灯火闪亮，高架桥上车如蜉蝣。

客厅电视里演着闹哄哄的长篇连续剧，女人涕泗滂沱，换台，选秀节目中的男人哽噎着。

不如找本书翻，书架上，或薄或厚的书脊，在灯下如沐清风。

夜深，静下来，静到可听见电流通过的轻微声，虽没蛙鸣、稻田里的虫吟，夜还是静的。

对面楼群的灯光陆续熄掉，也有通宵不熄的，半夜，如果她没睡着，如果偶起身，往外张望眼，总看到有窗口亮着灯。

不睡的人在屋里做什么呢？

总有些在夜里不肯睡去的人，在多数人睡着时，他们醒着，在偌大天地间，渺小又静寂地坐它一会。

从窗子看看外头，搭几眼天，再小的窗因为星星的关系，这刻也是开向无垠的。

2007年春午夜

内容概要

女性的随笔，多从感性出发，因心思缜密、下笔温婉，写来写去，便似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溪，成河，碧蓝澄澈。

陈蔚文的文字却有着别样的异质。

在灵秀之外，她的不同在于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边缘小人物的把握，还有亲情、死亡。

这使她观察阅世的视角有了向下俯视的力量，文字也顿然朴实厚重。

这一点，是有些闲来院中花下喝茶的女性随笔作者所不能抵达的。

她写乡间，“路边山坡的这些坟，它们热闹地挨挤着，户户庭阶明亮，令人觉得死，或者真是另场安喜”。

她写良辰，“春节像只徐徐走近的兽，已经闻得到它愈来愈浓的体味了”。

你以为她只会桃红配柳绿，但，却间或有一抹沉重的暗紫或黑色加入进来，这就使画面呈现的质感不同。

仿佛是明末烧出的茄皮紫釉，泛一点蓝。

作者简介

陈蔚文，女，1974年7月生，浙江人。

江西省作协会员。

现供职某媒体。

1991年开始创作，1995年获江苏文艺出版社、《扬子晚报》社、《雨花》杂志社联办的“全国精短散文小品大赛”特等奖，另获奖项若干。

书籍目录

辑一 有声 四声部·女 四声部·男 戏 口音 吹拂 翠湖寒 关不掉的收音机 出口 暗地盛开 声音 练歌房 弦歌 辑二 行涉 英格堡小镇上的猫 天气 小城之春 乡间 十月天 冬夜守门人 寂寞公路 6号发廓 龙华寺的一个上午 路经的女人 辑三 清欢 落汤青 驿路小吃 舌尖上的初恋 更多的牛死于心碎 枣泥蛋糕 最迷人的是惊喜 一间叫“朵鱼”的店 炸一炸, 分外酥 喜宴 辑四 解意 辑五 关情

章节摘录

辑一 有声 四声部·女 恒温蔡琴“不了情—2006经典老歌全球巡回演唱会”——蔡琴真是经典，还不是时间熬炼成的经典，她的嗓音从一开始就奔了经典去。

醇厚，任什么烂音响拿她的碟试机，效果总变深沉，尤其那首《被遗忘的时光》，“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她的声音具物理功能，能让便宜器材听起来也不寒碜。

好些年前，喜欢她的声音，像迷渡口、雾别这样一些意象。

她的喉咙构造类似酿酒器具，设置了过滤与发酵工序，适于清唱，深厚悠扬，满腔心事要诉。

国内，流行女歌手把中音唱得出色的不多，中音美感近似年份好的红酒，如1982年和1990年的法国酒，20世纪后40年中最好的。

红酒适宜的存放方式是瓶口向下，保持15至30度的倾斜角度，以防空气进入，另可吸附杂质。

好的中音也是，滤掉浮尘，汨汨地，缓慢倾倒出绸缎样的歌声。

蔡琴倒得有些频繁，演唱会不断，近年很是活跃，酒不再装在地窖的大木桶里，进了商场超市，拿取方便。

她声音是出世的，人是入世的，因为传播广，她的声音成了符号，怀旧派的地标。

地标周围易结集人，人多就喧哗。

一支好的红酒，存放很重要，适当的环境，包括10-15 之间的温度，75%左右的湿度，避光，免震动，无异味——好的声音与人，其实也是这样吧。

对我，蔡琴好像过去了。

或许饱和的事物会伤害想象力，一首再美的歌连播两个月只能成为停靠在8楼的2路公共汽车，再稀罕的菜蔬进了大棚也只有随行就市。

当然，蔡琴也还是当得起经典的，她恒定，温暖，听她歌的那段日子我还年轻，闲，在她的歌声里看书，常立在窗口看放学孩子们经过，听见他们的喧闹声就要烧午饭了。

那段时日是最自由的，以前不曾有过，往后也不能再有了。

现想起，才觉得那些个上午和下午，能清晰听见风从耳边跑过。

黯金的欧阳菲菲 欧阳菲菲，一腔爆发力的中音，不羁，有尘世气，当下的，像只挂满世界各地登机牌的皮箱，箱子下方有她英文名缩写，黯金色。

是一次找鲍比达的音乐时找到她的专辑，听到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比如《出境入境》，片头是机场引擎的音响效果——使我日后一想起她就想到机场，竖起衣领的女人提着皮箱，早习惯一个人来去。

比起蔡琴的通行，她是小币种，网上有关她的个人资料很少，清晰些的照片更难搜。

还是因为一首《感恩的心》她才被更多人听见，不少商场把此歌作为结束曲播放，作为对上帝们购物一天的答谢，不过听到的人也未必知道唱的人叫欧阳菲菲。

说来，鲍比达的曲风与她的声线真是搭——流行音乐的江湖上，鲍是身手了得的人物，其父曾在上海当过多年乐手，后移居香港。

鲍比达很小起就涉足音乐，为生计七岁就在夜总会表演萨克斯、吉他，在亚洲多家著名饭店及夜总会任过最年轻的音乐领班，之后到美国修读，成为香港最炙手可热的音乐人。

这么个经历的人，写出的歌正适合欧阳菲菲来唱，两人都有出境入境的气度。

对歌手，最不幸就是声音雷同。

很多女歌手是这样，来去如水花，但欧阳菲菲是块礁石，不显眼，质地坚硬，时间可以冲刷，但不会湮没。

她不是每首歌都好听，但她唱过若干首好听的歌，她的生涯就有了交待。

2006年的超女谭真真乍听有点像她的感觉，再听不像，谭的声音哑，高潮部分堵在那，不出来只有咽下去，加上些技艺，歌声有了把玩之意，让人听着着急，同年的超女乔维怡也翻唱过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唱得不错，但相形之下还是嫩，唱得精致了，雕琢痕迹就明显。

欧阳菲菲当然也有技巧，气息包裹住技巧，她把每个字直接咬到听的人心坎上，咬得准，听得人才会凛冽地疼一下（多数歌手咬不准，听得人只觉痒，如被撩拨）。

<<蓝>>

你听见一个女人的风尘——这词不负面，别误会，它是鞋底积攒的尘埃，是一个人灵魂的皱褶。北大孔庆东同学言，“人生在世，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如果蔡琴是素，欧阳菲菲，她便是可荤可素了。

孔庆东同学还说，可荤可素，人生才算菜上齐了！

有梅艳芳一个女人叫艳芳是市井且俗艳的，但她姓梅，又不一样了。

她虽热心公益，事毕功成，可为什么，我一直还觉得她是问题少女梅艳芳，无畏无惧，仍是那个五岁就在妈妈所创办的锦霞歌舞团走唱公园街头的 女孩？

黑皮裤，金色短上衣，眼睛画得如波斯染缸，唱《风的季节》，沧桑的嗓音从少女时就老了，而到辞世的40岁，她的声音也没更老，底子里仍是 挑衅与江湖气，只是添了些幽怨，《胭脂扣》中女鬼如花的幽怨。

我有个朋友，电台纯音乐节目的主持，讲话慢条斯理的女子，居然会唱不少她早年的歌，《蔓珠莎华》《誓把冰山劈开》，粤语唱来有种码头意气——码头这个词，其实多是来自港台片的影响，不是东方之珠那种灯火通明、国昌民泰的码头，是小马哥古惑仔堆着可疑麻袋的码头。

70年代生的人，模式教育下的蛋，发飙不到哪去，想表现身体里边缘点、另类点的那根筋，听唱粤语歌是种途径，不是王馨平式轻吟浅唱的情歌，而是梅艳芳的早期歌路，魅惑的，不良的，冰山大火，烈焰红唇。

买过张她的CD，是她前些年出的，歌算不得好听，听一遍就搁起了，不过她气息还那么强烈，这气从她早年丧父、以唱养家开始积攒。

她跳的舞、喝的酒、流的泪都在里头，“我不觉得我有过人们所说的那种童年，因为我的心态在登台表演后，仿佛一下子就成熟了起来，由女孩变成了少女，”她在自传中说。

童年，这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溯源地。

所有人的一生，不过都是童年生活的某种最深层的延续。

一个过早失掉童年或从没有童年的人，到成年须用铺张的喧哗才填得了那空洞，填过后才又发现，那洞是无底的，越填越深。

你注意没有，梅艳芳的舞台造型多浓烈繁复，庞大妖娆的头饰，发亮的 衣裙环佩，能尝试的她一一尝试，换了“百变歌后”的名头，还有她的声音，是少年人前的烟酒和人后的眼泪炮制的，海风般咸和沉的嗓子。

女友说，“她这一生，活得够花红柳绿，得到了格外的成全。

然而，也有被彻底辜负的那些”，真是这样，只有被彻底辜负过的人才有那股艳红的 杀伐决断，以及无告。

P3-6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